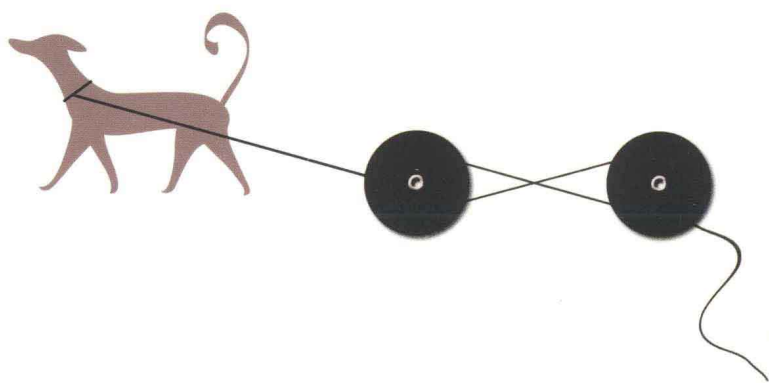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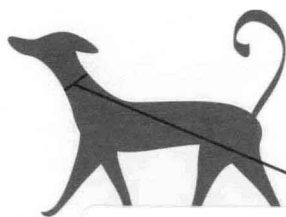
著

流浪的老狗



流浪的老狗

张洁
著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浪的老狗 / 张洁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447-3792-0

I. ①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摄影集—中国—当代②
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J421②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3569号

书 名 流浪的老狗

作 者 张 洁

责任编辑 陆元昶

特约编辑 刘 佳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 6

字 数 100千字

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3792-0

定 价 38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一个陌生的人，来到一个一辈子也不会想到、来到，而且永远不会再来的陌生之地，是缘分还是什么？

前 言

谁能说摄影不是另一种形态的小说？很多时候，
一片摄影就是一篇言之不尽的小说。

有位西方朋友问我：“你喜欢北京的家，还是喜欢美国的家？”

我认真地想了想说：“我喜欢流浪。”

他点点头，似乎很理解我这么说的缘由，然后我们陷入了沉默。

换了其他人，可能会觉得我矫情。

可谁能打从内里理解他人的人生？

也许这种取向，和我的经历有关。从生下就遇到了战乱，不是寄人篱下就是逃难，母亲和我从来没有家，都是暂时的、苟且的居所。从某一方面来说，这种经历竟也是一个有益的铺垫。

正像毛夫人“抓”的样板戏——《红灯记》那出京剧里李玉和所说：“有了这碗酒垫底，什么酒不能喝？”

不过言之有理。好比男人劳作的苦功，几乎我都能干：登高爬低、安装电器、修理家具、扛活提篮……全不在话下。至于生活中的苦处：疾病疼痛，忍饥挨饿……即便背着人，我哼都不会哼一声。

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后，我们总算有了固定的居所，但从小打下的烙印，却无法抠掉了。

谁有力气清除一辈子积攒在灵魂上的灰尘（恶心点说是垃圾）？如果有人能够做到，我算服了他。

自一九八二年开始，因为作品被很多国家翻译出版，于是不断被邀请访问那些国家，特别是欧洲。对多国的访问让我眼界顿开，但也发现他人的招待虽然周到，甚至条件优厚、安排有序，各项活动却很正式：正式的会议、着装、宴会、采访、与各种人物的会见……而我只是个吊儿郎当的人，自由自在惯了，渐渐地，我开始另寻“活路”。

直到现在，我的英语还是洋泾浜英语，从中学到大学，

学的都是俄语，而后又舍不得抽出时间学习这种世界通行语。能说两句，也是多次出国耳濡目染的结果。“目染”？——我的意思是从肢体语言渐进到两句洋泾浜。

不过从小就是愣头青——可是，不愣头青怎么往下活！

有了前面那些出国访问的铺垫，也就不愣头带着一口洋泾浜英语独来独往于各地了。反正我想，实在难得过不去，就去当地警察局，往他们的办公室一坐，说“我需要帮助”，然后就赖在那里不走了。

据我观察，那些国家的警察基本敬业。

几年前，应作家祝勇之邀，为他的书写过一个序，说是为祝勇的小说而写，其实是我自己。

“有人生来似乎就是为了行走，我把这些人称为行者，他们行走，是为了寻找。寻找什么，想来他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，也许是寻找心之所依，也许是寻找魂之所系。行者与趋至巴黎，终于可以坐在拉丁区某个小咖啡馆外的椅子上喝一杯咖啡，或终于可以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走一遭，风马牛不相及。行者与这个世界似乎格格不入，平白地好日子也会觉得心无宁日。只有在行走中，在用自己的脚步叩击大地，就像地质

队员用手中的小铁锤，探听地下宝藏那样，去探听大地的耳语、呼吸、隐秘的时候，或将自己的瞳孔聚焦于天宇，并力图穿越天宇，去阅读天宇后面那本天书的时候，他的心才会安静下来。对于路上遭遇的种种，他一面行来，一面自问自解，这回答是否定还是肯定，他人不得而知，反正他是乐在其中。不过他是有收获的，他的收获就是一脚踏进了许多人看不见的色彩。”

在独自游走中发现，流浪的最大惬意是谁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谁，自然也就没有了看我不顺的人，和我不愿意掺和的事，实在是太太太地在。自在。

奇怪的是不论在哪个国家，那些说着不同语言的、流浪的野猫都对我格外亲切，只要一声“嗨”，它们绝对会走过来向我示好，这也似乎证明，前生我大概就是只流浪的野猫，而“流浪”之好，不过是今生对前生的延续。

这张图片仅是其中之一，那天经过这一处老区，起先没有一只猫仔，突然之间却冒出八只之多，我便自作多情地想，它们是冲我来的。



这个规格的列队欢迎，怕是毛也没有享受过的待遇

我旅行没有特别清晰的目的，只定出一个大方向，然后走哪儿算哪儿。喜欢乘坐大巴不但因为便宜，更因为它通常都会绕停靠的小镇一周，这个绕行很好，可以看看该地是否值得游览。如果第一感觉不错，就下车待一宿，既省钱又有更多的机会游览那些没有被大款搅扰的地方。那些地方，既不能购买LV，也不能享用一千英镑一瓶的美酒……但是别有洞天。

至于我都去过哪里，自己都想不起来了，大多的小镇、小城——那些旅游者很少涉足的地方，只有一次，在西班牙的龙达，看见两个人在斗牛场外随地扔饮料瓶子，当时很奇怪：难道西班牙人也这么不文明？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两位服饰相当阔绰、绝对不是来自台湾的同胞。我汗！

到处流浪的一个副作用，就是午夜梦回，常常有几秒钟时间，不知身在何处。摸摸自己的床，再在黑暗中审视一下家具模糊的影子，想了想，才能知道自己是在哪里，可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，然后接着再睡。

再一个副作用就是：跑野了。总想再次上路，可是年龄不饶人，我已经是七十大五的老人了，腿脚渐觉不便，再不

能像过去那样健步如飞，即便小伙子也没有我走得快、走得远。我说，那是你们太依赖汽车的缘故，而我是能不坐汽车就不坐汽车。就像很少参加应景的饭局。人说，不吃白不吃。我说，谁说不吃白不吃？你付出的是你的健康。固然已经难以找到没有掺毒的食品，但饭馆更不可信，自己加工至少可以尽量减少掺毒的污染。

先出示一下我的出行工具。

别以为我多趁钱，可以这样潇洒地游走四方，秀秀我的出行工具，再看看我乘坐的大巴、火车以及火车站男女两用的厕所（您看了以后呕吐，我可不负责）、购买车票的地点，您就明白我是如何旅行的了。

每次购买车票，哪怕在不同的国家，售票员也不等我发话，便撕一张三等车的车票给我，想必我那身“行头”，不用问就知道是坐三等车的人。或许这就是在小偷盛行的地方，我也



我乘过的火车

我乘过的大巴



火车站的厕所

我的旅伴



我常去的华沙火车站站台



没有丢过一次东西的缘故。可也是，人家为什么要偷一个看上去比自己还穷的人呢？倒是在北京，被人掏过三次包。

我也从来不住五星饭店，一是没钱，二是因为五星饭店的风格都差不多，奢侈而已，再说参加会议时可以住，且由主办方开销——当然，绝对不是咱们国家召开的会议，咱们国家在五星级酒店召开的会议，人家也不会让我参加。



不用自己掏钱的威尼斯五星级饭店

我已经太老，睡眠不算太好，无法像年轻人那样，落脚在几个人一间的青年旅社，任凭四周吵闹也能安然入睡。不然如何保证第二天的行程继续？

只能背个背包边走边选，见到可意的旅店就进。好在欧洲的小镇很小，对我这个喜欢步行的人绝对没问题。租用之前，店主还可以应你的请求，让你看看房间的格局，如果满意，还可以讨价还价。

这种办法，为我的旅行增添了不少意外的乐趣。

比如，在某个小镇的某个小旅店，有位每天早餐吃得足够我一天食量的苏联女人娜塔丽，她的曾祖父竟然和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屠格涅夫等人，是一个圈子里的人！她斩钉截铁地对我说：苏联没有文学。

那么，索尔仁尼琴的《古拉格群岛》，帕斯捷尔纳克的《日瓦戈医生》呢？我问。

她说，那是政治，不是文学。

回首一望，不能不承认娜塔丽言之有理。中学时狂热崇拜过，并深受其思想影响的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可不都是为一种理想服务的教科书！